

诗两首

严寄青

灯节感怀

街头洋溢景，笼火挂枝丫。月下行逐影，空中散落花。元宵尽暖意，吉庆满人家。归客珍佳日，亲情重晚华。

春雨

沙沙细雨青青树，丝柳牵衣水上烟。一夜春风冰雪尽，花红初露看阑珊。春雨沙沙满绿城，纱帘穿院露花红。风潜万物曾湿处，过后晴阳遍地生。

谈言亭

做“战将”莫做“站将”

范庆杰



一位领导到基层调研，在听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，给予了充分肯定，但当问到他是如何具体抓落实的，这位负责人却面红耳赤说不上来。前来看检查的上级领导狠狠地批评了这名负责人，告诉他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，对工作有想法、有安排是必须的，但只停留在想上却不抓落实，或者只是应付了事，就只能是一名不受群众欢迎的“站将”；会想更会干，那才是群众欢迎的“战将”。笔者为这位领导的一席话拍手叫好。

“战将”与“站将”，虽一字之差，但表达的意义却相差千里，可以简单概括为“跟我上”和“给我上”，这直接反映出领导干部工作作风的虚实、事业心的强弱、素质能力的高低，以及与群众关系是否融洽。“战将”，在工作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群众“跟我上”。而“站将”则是站在将的位置上，光安排不落实，不去以身作则，只会喊“给我上”，时间长了就会脱离实际、脱离群众，成为“弃将”。

仔细想来，“站将”与“战将”的信念应该不同。“站将”一则习惯于布置安排，认为只要安排到了，其余的就跟自己关系不大，对全局工作有没有提升不过问，对人民群众有没有得到实惠不关心；二则习惯于只问结果不问过程，对同志们在抓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不管不问，还打着“只要结果不问过程”的幌子，美其名曰为让同志们有更多干事创业的自主性。所以“站将”虽然也是干事，但并不被广大群众所欢迎。而那些真正的“战将”，他们在工作中不仅善于谋划而且善于抓落实，不仅身先士卒做好领头羊，而且善于带领同志们团结奋进一起出成绩。

电视剧《战将》的原型韩先楚为什么被徐向前元帅称之为“战将”？就是因为他在打仗时冲在前，为民服务行得端。历史古今称之为“战将”的人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会干、能干、领着干。在安排工作上，既认真布置又帮助解决难题，既激发同志们的积极性又主动帮助同志点、找路子，真正让同志们肯干愿干会干。

“战将”与“站将”的目标应该也不同。“站将”习惯于把眼前做好，把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完成好，一切以上级满意为目标，对于效果如何、群众反映怎样却不以为意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原地踏步，无所作为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站将”。而“战将”在工作中立足长远，心系群众，不仅不打折扣完成本职工作，而且注重后期效果，尽己所能为群众做实事，他们以人民群众满意与否为工作标准。

要想成为“战将”就要用心去做。我曾采访过一位出租车司机，以其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和不善辞令的憨厚外表，很难将他与成功人士联系在一起。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普通的司机，却成了劳动模范，而且还是单位会修好几种车型的“战将”。问他成功的秘诀，他搓着双手笑笑说：“用心去做。”

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，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。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变为现实，必须不驰于空想、不骛于虚声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干好工作。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能切实将此铭记于心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，做一名克难攻坚、用心干事的“战将”。

父亲的“五条禁令”

王尉



安；不许谈恋爱。我统统做到了，直到现在回想起大学生活，我都觉得特别充实。大学四年，我不但没有迟到早退、挂科，而且每次考试都是系里前五名，更没有穿奇装异服、谈恋爱。我是在武汉上的大学，我们学校隔壁是湖北省最大的图书城。周末两天，我都徜徉书海，如饥似渴地啃

都爱臭美，染个黄头发，穿个露肩装，踩着“恨天高”，而父亲却不允许我染头发。参加工作之前，我都是长发齐腰，也没穿过特别高的高跟鞋，服装就更不用说了，不土气也不新潮。有时我会反抗，父亲便说：淡妆浓抹总相宜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腹有诗书气自华，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。由于家庭环境的潜移默化，我上学时就对写作颇为着迷，加之学习的压力、成长的叛逆，激发了我上数学课写作的热情，父亲得知后非但没批评我，反而大加鼓励，说文章写得很好，继续努力！时隔不久，我居然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文章，后来才知道是父亲向编辑老师作了推荐。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，也由此点燃了我至今14年从未熄灭的写作热情。

大一开学时，父亲写了“五条禁令”给我，要求我必须做到这五条，其他可以自由发挥。“五条禁令”是：每周2000字文章一篇，且必须见报；不许挂科、迟到早退；不许染头发、穿奇装异服；每天给父母发一条短信报平

读中外经典，这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的思维、开阔了我的视野、提升了我的写作水平。

大学毕业将要走上工作岗位，父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你即将走入社会，在一个新的岗位上从零做起，你自觉性差，我还要送你“五条禁令”，你参照执行。每周必须保证一至两篇反映本单位中心工作、党组决策的文章见报；除了会写还要会摄影、摄像、录音剪辑等，技多不压身；除非特殊原因，不许请假旷工、迟到早退；热爱集体、团结同事、尊重领导，闲时不说他人是非，静坐常思己过；谈恋爱必须让父母把关。

如今，我参加工作已近七年。七年的时光里，我出版过小说，发表的文章整合起来能塞满三四个大纸箱，摄影构图也渐入佳境，对本职工作也愈发热爱，多次得到区里、市里、省里甚至国家的表彰。当我不思进取时、遭遇挫折时、受到领导和同事的肯定表扬时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父亲的“五条禁令”，它就像冲锋的号角，伴我成长，促我奋进。

我的牛奶斑鸠

史岑

河堤上，每逢假日总会冒出许多斑斓多姿的地摊市场，古陶新瓷、花鸟鱼虫、字画根雕、旧书旧报……应有尽有，一些平时不易见到的稀奇之物也会露面，所以即使不买，在这里随便走上一遭也很开心。

几天前，我再次从这个熙熙攘攘的地方走过，在闹市的尽头无意中见到一只小斑鸠，它灰色的羽翼上泛着几点杏红的花斑，很亮眼，也很鲜艳。瞧着它被囚在一袭橘黄色的小网兜里待售，顿时心生爱怜，于是我决计买下它拿去放生。

到了放生的时候才发现斑鸠的翅膀被人剪秃，要想让它飞上天空显然是不可能了，我必须得把它带回去疗养一段时间。

这只可怜的小斑鸠虽然是个刚出生的娃儿，可是脾气倔得很，给水不喝，给米不吃，给黑芝麻，不理。掰两瓣新鲜的橘子放到嘴边，竟怒目而视，朝我“呜呜”地嗔吼怪叫，还试图用抖起的翅膀扇人。我想到卖主说它是头天晚上被捉住的，也许还不怎么饿，先不着急，等它饿了，估计会好办些。

然而过不了多久，我还是为它的肠胃忧心。它这样意志坚强地用绝食来对抗善意，让我无法安宁。我再次走近它并默默地对它说，小斑鸠，相信我吧，让我们成为朋友，我会好好对待你的。

当我又一次鼓起勇气给它喂水喂米的时候，这个倔强的家伙简直像个猛兽，反扑、扑腾、怒吼，还因此抖落了不少羽毛，这让我再生爱怜。我想掰开它的嘴来喂食，又怕掰来掰去掰坏它的喙，造成它永久的残废。那样的话，我的心又岂止一个爱怜了得？

接着我又想，既然你讨厌这里，干脆到楼下让你自由自由去，楼下有空地也有桂树，能散步闲庭也能攀附高枝，有本事，你能在院子里低飞盘旋一会儿也行。可在楼下，我竟意外地发现斑鸠一只翅膀的下缘被弄伤了一溜皮肉，它受了不轻的伤。

为了让它能够获得营养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——把细细的鱼肠接在注射器上，鱼肠的那头一旦被嚼进斑鸠的嘴里，它就使劲儿往肚子里吞咽，这样鱼肠也就成了绝妙的胃管，我就可以通过鱼肠给它灌输鲜牛奶了。就这样，随着那鲜美滋养的摄入，一周之后，它的创伤好多了，脾气也好多了。

看着斑鸠一点点恢复元气，我忽然觉得应该叫它“牛奶斑鸠”才是。牛奶，润身也润心，不仅拯救了它的生命，也给了它对我的信任。每次这样想的时候，总是很开心，似乎连我自己也能品出牛奶更深的味道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就有趣多了。我看书的时候，我的牛奶斑鸠会悄然蹲在阳台上，一边梳理羽毛一边窥探我——的确，它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。我想，我看看书修身，不也是梳理自己的羽毛吗？这样想的时候，真希望这小斑鸠能将我视为知己。有时，它还会跳上书桌，歪着头上瞧瞧下看看，似乎在探究主人在做什么。如果我激情任性的笔锋将要冲撞到它，这个可爱的精灵就会在宣纸上蹦来跳去——啊，它也懂得书法中的“避让”了，它也懂得如何跃然纸上了。这样的写作，真是胜过红袖添香！

和斑鸠相处的日子，常常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回到了童年，心境被切换得清澈透明、简单愉悦。小时候，我就曾经痴迷地喂养过一对小斑鸠，孩提时的赤诚、孩提时的欢乐、孩提时的倾心，全被今天的这个精灵给复活了！不知不觉，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就可以扇动翅膀低空飞行了，我知道，这离它归去的日子不远了。虽然这里有牛奶、精美、水果可以享用，但是它的自由、它的爱情、它的向往、它所陶醉的自然之美一定不在此处。感慨之中，我真想把屈原、李白那些美好的诗句也一同灌输给它的胃里、胃里，好让它回归天空时能够变得情趣高雅、格调不凡……

到了放飞那天，我特意将它带到我们初遇的地方。我想，这样或许能帮助它找到来路。这个可爱的小天使在我的祝福中飞上了天空并驻足枝头，然后对着我颇有深意地回望一下，接着便纵身向南飞去。望着它义无反顾、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一颗眷恋的心难掩失落惆怅……



流过我生命的那条河

那是一条在地图上几不可见的小河，潭多弯多，我曾经徒步走过它起伏不定的数十里河岸。小河的源头有个叫茶庵的村落，是散文家周同宾出生的地方。中游有个叫桐寨铺的小集镇，是散文家杨稼生的老家。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，人不足百口，打瓜一样结在这条河并入唐河的河口处。小河叫桐河，喝了桐河的水，我也写出了几串葡萄一样的字词。

今年春节，老家传来消息：县里要建4A级湿地公园，汇集众多河水泉水，开辟成绿地，供市民游览。那条野生野长的桐河被收编，眼看就要成为大角色了。

其实，玩伴儿一样与我的少年时代纠缠在一起的那条河早已改换了模样，源头泉水干枯，非暴雨季，径流几近断绝，只能靠鸭河水库放水续命。就连这点水也被污染了，大团绿藻，把一段一段嫩红的岩石河床沾着黏糊糊的，再也没有下脚的地方……

我有点舍不得的是村南那片好地。要说这里原本是浸水湿地，几百年前，山东人逃难来到这儿，开渠挖沟造台田，栽稻养藕种谷黍，历经战乱，几易其主，才成就了这片良田。我记事的时候，这些有名有姓的田块全都属于生产队。虽说是河地，好年景小亩亩产也不过三百来斤。后来得了化肥的力，小麦亩产近千斤也是常有的。

回想小时候的日子，除了清澈的空气、明亮的太阳、挤挤扛扛的满天星星、渴了就去捧水喝的小河，还有刮过四季的风，真是一贫如洗。若是没有连天的庄稼，没有生长了一季又一季的庄稼不停地为土地更换衣衫，没有树上沙沙嚷嚷叫个不停的小鸟，没有人们来来去去踉跄的这条小河，我的生命该是多么苍白空洞。

我知道，除了可以用价格估算的物什，这条小河还繁育过无穷无尽的喧闹与沉静、丰年与灾年。那些色彩、声息和味道印染在生命里，成为终生去不掉的胎记。

我对这条河最早的记忆，是1958年修唐河大桥的时候。当时人们连钢筋混凝土都没听说过，大人孩子都跑

去看稀奇。有一天，几个小孩子跟着几个大孩子，拱出一片又一片庄稼地，去看大桥。紧跑慢跑，刚跑到东南湾可以蹚水过河的埠口，还没跳进河里，就被一个我叫我“黑哥”的人拦住了。他大吼一声：“小彪你们给我站住！谁叫你们背着大人往外跑？你们几个大哩不学好，把几个小哩领丢了，看回家大人不扒了你们的皮！”几个大孩子吓跑了，黑哥就带我们去打水打磨。只记得那天的河水浑黄，不停地发出咕咕咕嘟、哗啦啦的响声，水打磨好像是搭在一个敞亮的草棚里，灌满了河水清凉的气息。

再早的故事，就是听说的了。民国元年那场水涨得太猛，人全被困在树上、房顶上。有个名叫曲新志的船家大伯，货船正好泊在县城志关的码头上，忽听有人报信：“新志啊，你赶紧回去救人吧，小曲庄被淹了，再不救人都淹死完了！”大伯不顾浪大水急，驾船逆水而上，到庄前大声呼喊：“我回来是救人哩，都别拿东西，净人上船！”

当时有个老二爷，被困在浚子沟对岸的高大坟头上，眼看就要被水卷走，老二爷向河对岸的老友六爷呼救：“老六啊！你赶紧去西河头找船来救我——”六爷急得汗往下流，远水不救近火！叫船来也晚了！正在危急关头，新志大伯救上岸的人，调转头赶了过来！两个人刚被拉上船，坟头儿就沉在漩涡里无影了。

在那之前呢？之前的之前呢？有多少故事沉没在这条小河里？我跟这小河太熟悉了，从小到大，从老鳖潭到桐河嘴儿，我在河边拾柴、割草、割草。成墩的芭茅、竹林一样的芦荻、哗啦啦拍手的杨柳林、白沙滩和绿草滩，相守相望，就在一河两岸。我和它们一起淋雨，一起被太阳晒暖。其间多少想见却看不见的生命形态和气息，氤氲在心，让人沉醉。

一河上下，不远就有一个深潭，出鱼鳖虾蟹，也出传说故事。恶蛟害人，好龙降雨救人；美丽的小龙女逛庙会，嫁给了凡夫；小鲤鱼化身白面书生，娶了大家闺秀……林林总总，有名有姓，有鼻子有眼。

有个生产队长叫靖三，脾气大，心眼小、锱铢必较。谁惹了他都不得

姹紫嫣红总是春

南无小语 撰



曲令敏

好过。他老婆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出事了一—有奶不让孩子吃，黑地白天扯着嗓子唱，说些不着边际的话：“天念经，地念经，你是一个老鳖精。屈死鬼，饿死鬼，半夜来抓你的腿……”靖三连兽医请过了，也没看出她害的啥病。有一天天不亮，靖三大呼小叫把全村人喊起来，说他老婆不见了，让大家赶快去找。几十号人四处找了两天，方圆十几里的每眼井、每坑水都打捞一遍儿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找见。就在靖三彻底绝望的第三天，女人水淋淋地回家了。不疯也不傻，完全正常。问她去哪儿了，她说，去老鳖潭串亲戚了，人家留着她不走，住了两天。几个好奇的人跑去老鳖潭看，还真有人从河里爬上岸的痕迹——几个青泥脚印子，一大滩水。我没去看，到底是真是假说不清楚。如今靖三死了好多年，他老婆还活着，身体好得很，这倒是真的。

这件事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一直以来，就有一个与老鳖潭相关的传说被传得神乎其神：王茨园与小曲庄只隔一条大路，那边煮肉，这边能听见。王茨园就出过一个人物，识文断字，拉起二胡来好听得连鸟儿都不叫了。

大约在他十七岁的时候，失踪了五六天，亲朋好友都找遍了，杳无音讯。家里想着这个人没了，正要给他理个衣冠冢，他竟好鼻子好眼儿回来了。他说那天下河洗澡，不小心踩到了人家的院墙，惊动了主人。主人见他是个读书人，非留他住几天说说话儿不可。他挂牵爹娘，好容易才找机会翻墙跑了出来。要说是水底下住这么多天，他啥事儿也没有，只是一连躺了好几天青泥罢了……

这个老人家我见过，还真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派头。也许这些都是人们瞎编的。老鳖潭在村西不到一公里的地方，上下不足200米，三四十米宽，潭水黑黢黢的，好几丈深。天旱河断流，抽水浇麦，四台八寸泵，几天几夜都没抽干。

老鳖潭之所以叫老鳖潭，因为好多人看见过，天正午的时候，成群结队的老鳖爬上岸晒盖，被人惊动，一个个立起身，车轮子一样飞速往河里滚，眨眼全都不见了。